

硬汉派侦探小说必读之作／“崔维斯·麦基”系列震撼开篇

THE
DEEP BLUE
GOOD-BY

深蓝告别

〔美〕约翰·麦克唐纳／著 传魁／译

版社
RESS



[美] 约翰·麦克唐纳 / 著 传魁 / 译

深蓝告别

T H E

D E E P B L U E

G O O D B 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蓝告别 / (美) 约翰·麦克唐纳著; 传魁译.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108-4699-1

I. ①深… II. ①约… ②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0635号

THE DEEP BLUE GOOD-BY By JOHN D. MACDONALD,
INTRODUCTION BY CARL HIASSEN
Copyright © 1964 BY JOHN D. MACDONALD PUBLISHING,
INC., 1992 RENEWED BY MAYNARD MACDONALD, 1995
INTRODUCTION BY CARL HIAAS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VANESSA HOLT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7573

深蓝告别

作者	(美) 约翰·麦克唐纳 著 传魁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张	7
字数	129千字
版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8-4699-1
定价	35.00元

译者的话

1940年，一个刚毕业的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参军入伍，不久之后被派往中缅印战区，任职于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他在印度待过，形容那里的生活“极度单调”；他也到过中国，在云南执行任务，但没留下什么记录。

在敏感部门里，军方会严格审查所有寄出的家信。这样的制度促成了他的第一篇侦探小说——只为绕开满地的敏感词，让妻子开心一下。他的妻子很体贴，将这篇小说投到杂志，却没有告诉他。后来……他成了美国最有名的悬疑侦探小说家之一，时至今日，美国几乎所有的旅馆里都会摆着一两本他的作品，供客人阅读。

他是约翰·麦克唐纳。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好妻子对作家至关重要。但这个故事里还有几处不可忽略的情节，其中之一是这个作家有多勤奋。

麦克唐纳在为斯蒂芬·金的《午夜轮班》（*Night Shift*）作序时写道，在各种派对上，总有人扯着笑脸，有模有样地对他说：“你知道吗？我也一直想写点东西。”他尽量礼貌地回应，心里想的是：If you want to write, you write——如果你真想写，

就会去写。没那么多废话。

退伍回到美国，麦克唐纳没有再顺从父亲的意志，断了从商之路，开始疯狂写作：一周写七天，每天写十四个小时，四个月写出八十万字，体重掉了二十磅。一年内，他的短篇小说遍布所有类型小说、杂志，甚至有几次，整本杂志全是他的作品，署着各式各样的笔名。之后，他开始写长篇小说，最终创作出海边游侠“崔维斯·麦基系列”，在侦探小说史上留下了一个无法超越的形象。

“崔维斯·麦基系列”一共二十一部作品，最后一部完成于麦克唐纳离世前一年。这个系列中，每一本的名字里都带有一种颜色，书的封面用这种颜色做背景，摆在一起就像一串色谱。《深蓝告别》在色谱的最前端，暗示着深沉的忧伤。

劳伦斯·布洛克曾说：“麦克唐纳的感性永远是中部美国人的。”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来自那片保守、落后、单纯又诚挚的广袤之地，他们去大城市讨生活，遭受坑蒙拐骗，无路可走，只能依靠崔维斯·麦基——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无照侦探，一个“菩萨心肠，霹雳手段”的家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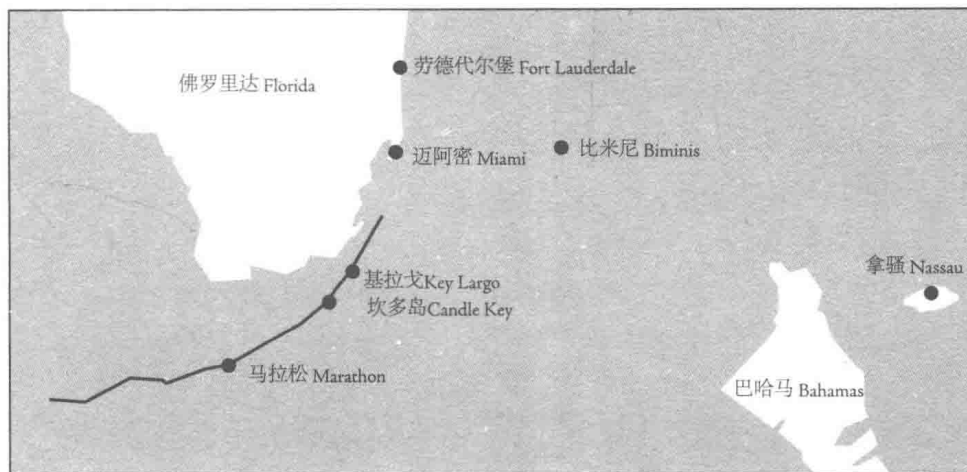
《深蓝告别》虽然是一本类型小说，但其中的人物细腻微妙、情感丰沛，翻译起来颇有难度，欢迎各种批评指正。

希望你们喜欢崔维斯·麦基。

传魅

说 明

1. 为保留原著的美式习惯，本书对所有美式度量衡不作替换，请读者参考脚注里的换算标准。
2. 书中地名的译法参照的是当下最常见的用法。
3. 原著中的章节名用意大利文，麦克唐纳用这种方式自有其用意，在此不作改动。“Uno”是“第一章”，依次类推。



主要人物



崔维斯·麦基

苏琪·麦克考

凯西·克尔

小艾伦

戴维·巴里

露易丝·阿金森

威廉·卡洛维

乔治·布瑞尔

帕蒂·德芙兰

Main Characters



Travis McGee

Chookie McCall

Cathy Kerr

Junior Allen

David Berry

Lois Atkinson

William Callowells

George Brell

Patty Devlan

The worst crimes of man against woman
do not appear on the statues.

Travis McGee



男人对女人犯下的最恶劣的罪行，在法律条文里是看不到的。

崔维斯·麦基

Uno

那晚，我本该待在宁静无事的家里。

所谓家，就是“缺角同花”¹，一艘五十二英尺²长的大型平底房船，停在劳德代尔堡巴伊亚玛³F-18号船位。

家是私密之处。放下所有不透光的窗帘、关上舱门、冷气的嗡嗡低语遮蔽外界的一切声音，邻船上的一举一动不再干扰你，就好像身处飞越金星的火箭，或沉入冰川之下。

我把自己的房间称为休息室，因为它在船上，也因为休息是我的主要活动之一。

我慵懒地陷在角落的沙发里，研究着群岛图，试图打起精神，给“缺角同花”找个新船位停一阵子。它有一对大力士引擎，各五十八马力，每小时行驶六海里没问题。我不想挪它，我

1 缺角同花，Busted Flush。

2 一英尺约等于0.3米，一英寸约等于0.02米。

3 佛罗里达州东部沿海地名。

喜欢劳德代尔堡。可我在这里停了太久，也该动一动了。

苏琪·麦克考正在编排傻乎乎的舞步。因为我这里既私密又有足够大的空间，她就在这里当排练房。她把挡道的家具挪开，从主卧室里搬来几面镜子，把她那吵人的节拍器调好。她穿着褪色的锈红紧身衣，上面有几处用黑线补过，头发扎得像条围巾。

她跳得很卖力，一遍遍地尝试同一个段落，每次做些微调。一旦满意，她就跑到桌边，在记录板上标记下来。

现在的舞女和以前的矿工一样辛苦。她踏步、吐气、扭动美妙匀称的身体。尽管开着空调，她依然难耐酷热，休息室里弥漫着甜丝丝的汗味。她让人分心，也令人愉悦。休息室的灯光照耀着她圆滑的双腿与手臂上的汗滴。

“该死！”她对着笔记皱起眉头。

“怎么了？”

“没什么，我得搞清楚每个人的位置，不然他们会踢到对方的脸上。我有时候会搞混。”

她划掉一些记号。我继续研究康坦群岛东北浅滩退潮时的水位。她又卖力地跳了十分钟，标记下来，然后靠在桌边，大口喘气。

“崔维，亲爱的？”

“嗯？”

“上次你和我说……你的工作，你是开玩笑的吗？”

“我说了什么？”

“你说得有点奇怪，但我还是相信你的。你说如果X有些值钱的东西，被Y夺走了，X无论如何也要不回来，于是你出面，和X约定，帮他要回来，你得一半。之后你就……靠这笔钱过日子，直到钱快用尽。真是这样的吗？”

“说简单了，苏苏，但基本上是这么回事。”

“这样不会惹来很多麻烦吗？”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Y一般不敢怎么样。因为我算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收百分之五十作为酬劳，对X来说，一半总比分文不剩要好。”

“而且你做这些事从不声张。”

“苏苏，我不是那种有名片的人。我的名片上能写什么？崔维斯·麦基，追款专家？”

“老天啊，崔维，你整天躺着没事干，等你穷得叮当响，急着要钱，上哪儿找这样的活？”

“多得忙不过来。社会是很复杂的，宝贝。社会越复杂，就有越多明偷暗抢的花头。有时候老主顾给我牵线，或者你拿一沓报纸，仔细读，读出字面上没写的东西，就会看到一个富得流油、逍遥自在的Y和一个坐立不安、可怜兮兮的X。我喜欢接大笔的活，开销虽然大，但事成之后，我又可以早几年退休。我会攒够几笔养老钱，而不是熬到六十岁才歇手。”

“要是现在就有活找上你呢？”

“我们说点别的吧，麦克考小姐。不如你请两天假，让弗兰

克紧张一下。我们可以叫些人，一路开着派对，驶向马拉松¹。这么着，四位男士加六位女士。不带酒鬼、不带怨妇、不许配对、不男不女的不带、拍照狂不带、怕晒伤的不带、不会游泳的不带、不……”

“拜托，崔维，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

“我想让你和一个姑娘谈谈。几个月前我把她招进组里，她比其他人稍大一些，以前也是跳舞的，现在重回这一行，状态很好。但……真得有人帮帮她，而且别人也帮不了她。她叫凯西·克尔。”

“对不起，苏苏。我手头钱够用几个月的。手头紧的时候我干活最来劲。”

“但她觉得这事牵扯到好大一笔钱。”

我盯着她：“她觉得？”

“她从没见到钱。”

“不好意思，你再说一遍。”

“有一晚她有点喝醉了，哭得泪汪汪的。我一直对她不错，所以她一股脑儿全告诉我了，但最好还是让她亲口告诉你。”

“她见都没见过的东西，又怎么可能失掉？”

仿佛看见鱼儿上钩，苏琪露出一丝笑意，“实在太复杂，我

1 佛州南部的一个群岛。

解释不清，怕说乱了。能不能答应我，崔维斯？和她谈谈？”

我叹了口气，“找个时间带她过来。”

她轻柔地凑过来，拿起我的手腕，看看手表。她的呼吸放缓了，被汗水浸透的紧身衣像一层皮肤，贴在她的身上。她低头冲我微笑：“我知道你会答应的，崔维。她二十分钟后到。”

我仰头瞪着她：“你这个小忽悠，麦克考。”

她拍拍我的头：“凯西人很好，你会喜欢她的。”她回到房中央，打开节拍器，看了下笔记，继续编舞。起跳、落地，用力的时候哼哼唧唧——看芭蕾千万别坐第一排。

我想回头接着研究航道标识和潮汐水位，但完全没法专心。我不得不和那个女人谈谈，但绝不会被人蒙进什么莫名其妙的案子里。下一桩活已经到位，只等我准备就绪。我有充足的选择，不需要更多。苏苏疑惑我哪来那么多案子，这让我想坏笑。机会随时冒出来，她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九点整，连到码头木桩上的电铃传来“叮咚”声。如果有人不按铃，直接跨过铁链、踏上跳板走过来，他们一踩上甲板上的粗绳踏垫，就会触发一声可怕的巨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防范措施。我吃不消惊喜，因为我已经尝够了。惊喜令我不安。避免所有可以避免的风险，这是最惬意的生存方式。

我打开后甲板上的灯，从休息室的舱门出去。苏琪在我身后喘气。

我走过去，帮来客解开铁链。她一头沙色的金发，留着英

国男生的发型，一对大眼睛透过凌乱浓密的刘海望过来。在我这里，她穿得太讲究了，一身简洁的黑色，胸前别着一颗珍珠，拎着信封式的小钱包。

喘息之间，苏苏替我们介绍了彼此，然后我们回到里面。看得出来，以苏苏的标准，她不再年轻，也许二十六七岁。她是个金发褐眼的女子，眼神悲伤又无助，就像一只巴色特猎犬。她的眼睛周围看得出风霜的印记。在休息室的灯光下，我发现她那一身黑色为她增色不少。她的双手有些粗糙，蓬松的黑色连衣裙之下，是一双毋庸置疑的舞女的腿，微微弯曲、匀称而结实。

苏琪说：“凯西，你把整件事说给崔维斯·麦基听听吧，就像跟我说的那样。我忙完了，你们俩聊吧。我先去洗个澡，好吗，崔维？”

“必须的。”

她在我耳边叮咛了好一会儿才走，顺手关上了主卧的门。

我看得出，凯瑟琳¹·克尔浑身紧绷。我问她喝什么，她很感激，要了杯波旁酒加冰。

“我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她说，“也许来这里很傻。我不知道有谁能做些什么。”

“也许有些事是谁都能做的，凯西。我们假设这事毫无希望，先说说看。”

1 原文为Catherine，凯西的全拼。

“有一晚演出后我喝得太多，把事情告诉她了，其实我不该告诉任何人。”

在她轻微的鼻音里，我察觉到那种海边的口音，海边人吟唱的语调。

“我结婚了，算是吧。”她倔强地说，“三年前他跑了，没有音信。我有个五岁的儿子，我妹妹带他，住在坎多岛¹的家里。所以说这笔钱很重要，不是为我，是为我儿子戴维。人总是想给孩子很多。也许我幻想得太多。我说不好，真的。”

你得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说出来。

她抿了口酒，叹一下气，耸耸肩。“那一年，我九岁，是1945年，我爸爸从战场上回来。戴维·巴里中士。巴里是我娘家的姓，凯瑟琳·巴里。我给儿子起了他的名字，尽管孩子出生的时候，爸爸已经在监狱里关了很长很长时间。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我爸爸‘二战’期间在外国打仗，找到了某种赚钱的路子，我估计是很多钱，然后他想办法把钱弄了回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办法。他在印度和缅甸待了两年多。麦基先生，他喜欢喝酒，而且是个强壮、脾气火爆的人。后来他乘船回国，在旧金山上岸。军队要送他去佛罗里达的什么地方办退伍手续，然后他就可以回家了。但他在旧金山喝醉了，打死了另一个军人。他以为自己会被关起来，再也见不到我们，就跑了，一路

1 原文中为Candle Key，对照后文，应在佛州最南端的岛屿链上，名字可能为作者虚构。

跑回家。但他这么跑掉对审判很不利，他面临的是军事审判，军队里的那种法庭。他半夜回到家，我们起床，看见他在码头上，望着水面。那天有雾，他告诉我母亲出了什么事，他说他们会来抓他。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哭成那样。正如他说的，他们过来把他抓走了，判他终身监禁，把他关进堪萨斯莱文沃思的监狱。他杀的是一个军官。我母亲圣诞节坐车去看他，每个圣诞节都去，直到两年前他死在监狱里。要是钱够，她会带上我或者我妹妹。我去过两次，我妹妹去过三次。”

她滑入梦境与回忆。过了一小会儿，她愣了一下，看着我：“对不起。当时他以为自己迟早会出来。我估计他们会放他出来，可总是出些岔子。他不像有些人那样，能在监狱里老实待着。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麦基先生。不过，我想和你说的是，他们来抓他之前，我那时九岁，我妹妹七岁。他坐在门廊上，抱着我们，对我们说，等他放出来之后，会有哪些美妙的事情等着我们。我们会有自己的游艇和马，我们会周游世界，我们每天都有漂亮的新衣服。我始终忘不了他的话。等我大了，我回忆给母亲听，以为她会笑我，但她却严肃得很，让我绝不要说给任何人听。她说我父亲会有法子搞定事情，然后，某一天，让我们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当然了，好日子一直没来。去年，有个男人来找我们，叫小艾伦，一个笑容满面的人。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待了五年，同我爸爸很熟。他知道我们的一些事，只可能是爸爸告诉他了，他才会知道，所以我们很高兴见到他。他说他没有